

戴獎章的人

西
虹

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• 1953 •

小說
戴獎章的人

著者 西 虹

★

新文藝出版社出版
(上海康平路八三號)
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理

新華印刷廠上海廠製版
大東印刷廠印刷
烈軍屬裝訂廠裝訂

★

書號(155) [I II 29] 本書68300字

根據羣益出版社一九五〇年七月版本重排

本書曾印二次

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上海第一次印刷

本次印數13000冊

累計印數17500冊

定價4,500元

★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共收七個短篇。這些作品從各個方面反映了人民解放軍戰士的生活面貌和戰鬥精神，反映了英雄人物的模範事蹟和成長過程，反映了人民對自己的部隊的關懷和愛戴。

目次

家.....	一
戴獎章的人.....	三
火線下.....	四〇
戰鬥組長.....	六
英雄氣概.....	六
黑與白.....	九
功臣榜上第一名.....	三四
後記.....	一四七

家

同志！你問我的家庭觀念怎麼打掉的？幹國防軍的決心又怎麼下定的？一句話：思想打通了。可是你又嫌說的簡單，枝兒，葉兒，根兒，梢兒，是啥都想問。根本咱們是個大老粗，嘴笨筆不尖，腦瓜筋就像塊朽木疙瘩。在隊伍上這二年，光知道上級叫幹什麼，就堅決去完成，幹了也就忘了，誰還有心記它！鬧思想，鬧情緒，也是這個樣子，上級一給點撥，心裏一亮堂，改過來就算了，也都懶得去想它。祇有這一回例外，新中國成立以後，我們高興的拍巴掌，亂吆喝，連上組織了秧歌隊慶祝，我也扮了一個女人，包了頭，穿上花旗袍，粉眉粉臉的在大街上扭呀，唱呀，樂的心都要跳出來了。完了自己個一心思：這可真的天下太平了，國家今後再不會用兵了。個人的事在肚子裏憋了好幾年，這時候談，也該有了條件。

記得清清楚楚的，我參軍上前線的時候，鄉親們敲鑼打鼓的歡送我，農會主任給我披紅，婦女會長給我掛花，紅紅綠綠的秧歌隊，一直朝我喊口號。老母親歡喜的掉下眼淚，指着我的鼻子說：

『二小子！咱家房子地是啥都分到了，毛主席領導咱窮人翻了身，你出去可別給鄉親們丟人，不打倒蔣介石別回來見我！』

我妹妹也噘起小嘴，尖聲尖氣的說：

『二哥呀！我在後方好好唸書，你在前方給咱們看住大門，不消滅反動派別回家呀！』

我哥也順嘴說了一句：

『兄弟，家裏有我照顧，出去不要惦家，打倒蔣介石你再回來結婚。』

婦女會、兒童團跟着就喊起口號，一句未落，一句又起。咱們扛活種地，給大地主吸血鬼踩到脚下的窮小子，想不到如今也挺直腰桿，翻透了身，沒有共產黨的領導，哪能受到這一份光榮！

到隊伍上以後，我感覺比在家還強。班排長都像自己的親哥兄弟，指導員就像是老媽媽，我一直幹得挺帶勁。若還不信，有獎章爲證。二年來，我立過『艱苦功』，也立過『戰鬥功』，掛了兩個獎章。喜報寄回家去的時候，區長還親自去我家給掛匾呢。家裏一來信就是說政府照顧軍屬，各方面上待，勸我努力工作，安心革命。思想起來，我終算對得起革命，也沒有給父母、鄉親們丟人。

上級號召說：『革命不要半途而廢。』我覺着挺對。入關時我決心進關報恩。南下時我也沒有掉隊。打過長江以後，白日黑夜的追擊敵人，雨裏淋，泥裏爬，睡，睡不好，吃，吃不好，我都挺過去了。心裏說：『消滅敵人要緊，一口氣把他消滅了，革命這就到了底，這是最後的一點困難呀！』可不，眼看敵人都掃清了，戰爭完結了，新中國也成立起來了。我出來幹革命就爲得擺弄槍桿，敵人都消滅啦，你還跟誰打仗！

我時常這樣劃算着：多會全國勝利了，我就回家種地。論年紀，二十來歲的小伙子，也該成個家了，就便再配備上一個媳婦，守着家裏那幾畝地，安安生生的過過太平日子，享幾天福，馬馬虎虎交代了這一輩子就算了。眼下這樣的環境，我總沒有看

錯吧！

這一天，我就在班上說了這麼一句話：

『快啦，把槍交給人民政府，回家當老百姓吧，留一部分隊伍放放哨就夠了。』

不成想就因為這句話鬧出了亂子，大家爭來爭去，議論紛紛。臨了，班長給我頭上套了頂大帽子，他分析了半天，說：

『你這是農民思想。』

你說窩火不窩火！我起小就是給大地主放牛、放豬，扛半拉活，又扛整活，成年累月泥手泥脚的，過着窮人的生活。來到隊伍上以後，指導員還說我是貧僱農基本成份，貧僱農基本成份不光榮，什麼光榮？爬山越嶺，流血流汗，我不比別人差池，紀律方面，團結方面，我也沒有比誰落後，論工作我不要好，論服從我不撒賴，這頂農民思想的大帽子，我堅決不戴！

班長見我紅頭脹臉的不大服氣，就笑呵呵的說：

『想開點吧，同志！咱們的新中國還不算新，困難多着啦。南方的土匪還沒剿

完，老百姓還沒分到房子地，三五年以後興許會建設的好一點，眼下還不是談享受的時候啊！再說，這離共產主義還遠呢，到了共產主義社會，那福可就有享的了，保管再沒有壞人敢來欺負你。』

我嘆了口氣，心裏就有點悲觀。我說：

『到共產社會還得幾十年，那時候我也老的沒牙了。』

班長平平靜靜的說：

『你努力就來的快，你不努力就來得晚。年紀大了，國家還養着你，這還不光榮？

咱們師裏林主任幹了二十來年，今年四十出頭了，還幹的一股勁。你我年青小伙子，真該學習人家的精神！』

我當時懷疑班長是唱高調，明知道全是好話，就是不樂意聽。我又反過來問他：

『你比我參軍早一年，歲數也比我大，不想家才怪呢！』

班長拿起一本小書，手裏翻着，嘴裏說着：

『啊！想家幹啥？今後咱們更要正規化，各方面更需要提高，我大字不識，在隊

伍上學習文化、政治，就當在家裏唸書。真要叫我回家，我還不幹呢。家裏有吃有穿，啥也用不着我操心，祇要常跟家裏通通信，鐵路修通了，回家看一看就夠了。咱們朱總司令說過：「革命軍人，四海爲家。」往後這國防軍就是咱們的家啦，你說對不對？」

我見班長說的很神氣，就插空刺了他一句：

『反正你也沒有成家，鬍子也比我黑，誰有什麼思想，自己個心裏明白。』

班長還是不慌不忙的，他朝我搖了搖頭，說：

『將來國家建設起來，慢慢富強起來，上級一定能有一個佈置。咱們都是大老粗，好好學習，變他個老細，年紀老了，給公家記個豆腐賬也還對付，別的事都不打緊。』

我實在說不過班長的鐵嘴，他說他的，我想我的，總也談不到一塊。

第二天，班長把積存的津貼費，買了一管鋼筆和一個筆記本，又到連部借來一本小書，有空就爬在桌子上學習，隨唸隨寫，情緒非常自然。我暗裏跟自己說：

『班長這人倒沉得住氣！好，瞧我的吧。』就跑到街上，把積存的津貼費，偷偷的跟老鄉換了一個銀洋，準備回家的時候，解決一些意外的困難。回來又給俱樂部意見欄貼了張小紙條，提了個問題。我說：

『現下新中國立起來了，戰爭沒有了，我想解甲歸鄉，班長說我是農民思想，請指導員答覆。』條子上也沒有落我的名字。

以後，指導員在隊前講了講，內容跟班長說的差不多。爲什麼指導員說話的時候，眼睛老朝我瞅呢？指導員說：

『新中國剛搭起個架子，還沒建設好呢。帝國主義還存在，我們還要建設國防軍，保衛祖國呢。眼睛看遠點吧！……』

這些話我聽着實在扎腦子。誰的眼睛不往遠看？老八路一到我們那地方，我就說他是正經軍頭。行軍打仗那麼苦，我都沒有悲觀過。東北一解放，我就說蔣介石快完蛋了。果然不到一年工夫，咱們就打過黃河、長江，拿下江南幾個省，這還看的不遠嗎？我一直是這樣認爲：蔣介石一天不倒台，反動派一天不消滅，棒子也把我趕不出

隊伍去。現在還有啥說呢？

俗話說：『哪地方孩子也是爹媽親。』孩子就是爹媽的骨肉，誰敢吹這個牛皮，說他沒一點家庭觀念？明擺着說吧，我這個家庭問題還有它的歷史根源呢，決不是隨隨便便提出來的。

咱們一個窮老百姓，從出娘胎就是大人一泡屎、一泡尿拉扯大的。大人不吃給你吃，大人不穿給你穿。大人下地幹活，還用麻繩把你拴在窗戶上，怕你摔到地下。能走能跳的時候，每天每日跟着大人下地，回來就圍着灶台打轉轉，一出門都是生人，拘管的慌。扛活種地的那些年，也是啥不得離開爹媽，『好死不如歹活着』，湊合着餓不死就算了，祇要一家人能團聚到一塊，比什麼都強。那年『滿洲國』抓我出勞工，差點把娘的眼睛給哭瞎，我也想家想下了心病。『八一五』大砲一響，小鬼子倒台，老八路來了，人的腦瓜筋跟着也就變了。今天劈地分房，明天報名參軍，明知道不打垮反動派，咱們的翻身日子保不住，這就憋了一口氣，撇下家中老少，上了前方老部隊。那時候鬥爭艱苦，風裏來，雪裏去，白刀子進，紅刀子出，行軍作戰成了家常便飯，

誰都紅着一雙眼珠子，想跟敵人拚一下子。家當然是想，可是沒有國，何能談家？敵人不讓你呀！

東北解放以後，上級號召進關。說是關裏敵人還多，不去的話，東北的勝利鞏固不住。我一聽這話，在理，同時敵人也叫咱們打熊了，保險一打就垮。到關裏大地方開開眼界，走天津，轉北京的，年青人誰都樂意。家裏老人也來信說：『老同志關裏來到關外，爬冰臥雪，腳上撩筋大泡，幫咱們翻了身，現在該換換班了，你快進關裏報恩去吧！』我這就硬着心勁進了關。

平津解放以後，上級又號召南下。說是江南老百姓還在受難，快去江南消滅了反動派，全中國就都解放了。我先耽心離家太遠了，怕將後回不去，心裏就有點動搖。上級又說：『將革命進行到底，不讓反動派翻把。』我聽這話也在理，心思現在是咱們追敵人，又不是敵人追咱們，祇要走到了，勝利就會到手，苦一苦這雙『肉寶貝』不要緊，順帶到南方山明水秀的地方轉一轉，將後回了家，也可以給老少人等談一談各地方的風土人情，這就樂意進軍了。加上沿路老百姓歡迎、歡送，熱情慰問，吃飯睡

覺也有時有點的，樂樂呵呵的就到了長江邊上。

咱們都是北方水土養大的人，乍一來南方還不服水土，可是我還挺得住勁，能咬牙。趕到打過長江，任務就接二連三的下達下來，有時候頭頂紅日，有時候冒着暴雨，不分白天黑夜，一門的往南追擊開了。那時候我的勁頭真大！手裏拄着根青竹竿子，裏面灌上開水，山高路滑也不怕，口渴也不怕。頭上戴着個斗笠，淋雨也不怕，日曬也不怕。身上還揹着半布袋長了毛的乾糧，餓了吃幾口，吃完了就勒緊腰帶挺着。一手又拎着塊毛巾，熱了搥搥風，再不行就水裏濕一濕擦擦臉。我給自己說：『這是最後一點困難了，再咬咬牙就過去了。』累死累活，我沒有發過一句怨言，總算完成了任務，保持了我的光榮歷史。就是沒有功勞吧，也還有一點苦勞，你說對不對？

可是偏偏在這個節骨眼上，我們過了湘江，開到湘潭，說是要鬧地方化。上級說：『……咱們的任務就是保衛分區的後方，就是保衛毛主席的家鄉，這任務跟戰鬥任務一樣光榮，一樣重要，咱們不前進了。』

當然保衛毛主席的家鄉是頂光榮的事，我心裏也樂意。可是呀，就把人『化』在

城裏不動了。你說急人不急人？既然敵人還沒有消滅乾淨，那就快點進軍吧！多一部分隊伍就多一分力量，早一天消滅了反動派，我也可以早一天回家。那知道這麼一來，又把我回家的日期給推後去了。心想：硬着頭皮幹吧，到時候我再提自己的條件，眼下還是完成任務要緊。

不多日子，連上就在駐地開出菜地，栽上菜苗，還開了個豆腐坊。餵了幾口壳郎豬，安家過日子的樣子。

我在大街上放哨，老百姓紅紅綠綠、男男女女、來來往往、歡歡樂樂，倒也像個太平世界。想想我自己，我也是有家的人呀！我那東北地方再冷再寒，總算是生我養我的地方，叫我怎能不想它，不惦它呀！

很快，新中國這就正式立起來了，我這個思想跟着也就溜出了嘴。我滿以為爲個人的問題是挺有把握的，哪知道是他媽八月十五過年，還差個節氣。

就在那幾天，連上突然接受了一個任務。說是宣傳隊要上毛主席莊上去演戲，我們要跟上去維持治安。大家夥聽了，高興的跳着叫着，都想爭着出任務，都想去看看

毛主席的家。排長說：

『誰願意去是可以的，可是還要老兵，還要有經驗的。鄉下有土匪，恐怕會遇到情況。』

我是老兵，當然有資格去，這就報了個名，由排長領着出發了。

毛主席的家在韶山村，離湘潭足有百多里路，一路上盡鑽山溝走。真想不到這樣一條人煙稀少的大山溝裏，會出了咱們偉大的人民領袖！也真想不到毛主席的家會那樣慘苦！唉！思想起來，我真是對不起毛主席！唉！我真是對不起毛主席！

你聽我說，那天我看了毛主席的家，心裏可難過死啦！

毛主席的家呀，原來是溝叉子裏的一所破瓦房，山坡上的松竹林子，黑烏烏的把房子都罩住了，人不到跟前就瞅不見。起先我真不敢信這就是毛主席的家。聽排長說：

『唱個歌吧，到毛主席家啦，這事也不簡單的，咱們唱了歌再進屋子。』

這時候，我的心才摸了底。我東張西望的往前一瞅，啊！兩截破瓦樓叫煙薰的黑